

# 抢滩

跨海登陆经典之战

KUAHAIDENGLUJINGDIANZHIZHAN

闻立欣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抢滩:跨海登陆经典之战/闻立欣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1

ISBN 7-5057-1587-9

I. 抢… II. 闻… III. 渡海登陆-登陆战役-史料-世界-现代 IV. 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806 号

<b>书名</b>	<b>抢滩:跨海登陆经典之战</b>
<b>作者</b>	闻立欣
<b>出版</b>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b>发行</b>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b>经销</b>	新华书店
<b>印刷</b>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b>规格</b>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62000 字
<b>版次</b>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b>印次</b>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b>印数</b>	1—3000 册
<b>书号</b>	ISBN 7-5057-1587-9/E·6
<b>定价</b>	23.00 元
<b>地址</b>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b>邮编</b>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写在前面

登陆作战,亦称两栖作战,是对据守在海岛、海岸之敌的渡海攻击行动,这是联合作战的艺术,也是古老的作战概念。早在遥远的公元5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诸国在相互征战过程中,登陆作战的理念和模式已经有所显露;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也曾有过关于吴国伐齐的登陆作战记载。

在世界军事技术发展史上,由于受到航海技术和武器装备水平的制约,发生在16世纪之前的两栖作战,在规模、战法和影响上都十分有限;但自17世纪始,跨海登陆这种作战形态却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并且在战争中作用有所提升。公元1661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明朝水师横渡台湾海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祖国宝岛台湾,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登陆作战的著名战例之一。

发端于西欧的工业革命使水面运载工具得到了新的动力能源,而火器的改良和完善则使战争告别了“冷兵器时代”,伴随着欧洲列强进入海外征服的“黄金时代”,战争艺术和战场技术不断得到革新,早期两栖作战理论也初露端倪。

18世纪欧洲战略思想主流派晚期的代表人物、法国人约米尼在论述两栖作战形态时曾有这样的表述:“在选这登陆前方面要欺诈敌人,选择滩头时在水形和地形条件上要有利于进攻者,要使用海军炮为部队开路,要尽早将火炮搬运上岸,抢占据守登

陆地区的高地,把攻击向前推进。”这位军事思想家有关两栖作战的“原则阐述”影响深远,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人们从诸多相关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不难找到约米尼的痕迹。

人类则跨过 20 世纪的门槛时,西方军事强国在物质的技术领域,都已具备进行一场有别于以往的两栖作战行动的能力和条件,在接下来数十年中,此作战模式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时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协约国远征加里渡利——以失败而告终,但后人从这场战役策划者未能得以实现的初衷和残存在参与者记忆里的遗憾及痛苦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盟友化为泡影的希望背后看到了这种作战模式的真正价值。从 20 年代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便潜心研究两栖作战的理论框架和实际操作,并最终在 1934 年所推出的《登陆作战试行教范》中,确立了两栖作战的基本原则,而其核心思想只不过是对约米尼那段经典论述的修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栖作战发展的“颠峰时代”,在短短 6 年当中,各参战国进行的各种类型登陆作战超过了 600 次,并且在战略战术、装备革命、规模范围和后果影响等诸多领域,为世界战争史军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如果说自从加里波利战役后,人们已在探索 20 世纪技术条件下实施两栖作战的理论,那么,“二战”中的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就是实践这样一种理论的地理平台,其中具有意义的是战场也从二维平面过渡到了三维立体。

“二战”中两栖作战的帷幕是由轴心国拉开的。战争初期德国和日本军队分别在北欧和远东地区所发起的两栖攻击行动,都蕴含了“军种协同发动闪电攻击”的联合作战指导思想。

在“二战”的关键时刻,德国和意大利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海

岸线,日本则占据着西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诸群岛的环形地带,仅在美洲大陆和大洋洲大陆之间还留有一条狭窄的海上走廊。从那时起,反法西斯同盟诸国所面临历史使命的现实是:必须要在欧亚两个战场进行一场“沿海战争”,只有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大陆,和在太平洋上逐一夺取坚固设防的群岛和环礁,人们才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曙光。从此,两栖作战成为同盟国反攻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随后展开的一系列战役中,将两栖作战模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极其惨烈的战争图景的同时,更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在联合作战中最为复杂和最为困难的作战类型,特别表现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和美军太平洋跳岛反攻的过程中。

“二战”战场为跨海登陆行动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更使两栖作战理论得到了系统全面的发展,简单地说,“明确的原则、周密的计划、完美的协同和果敢的决断”,成为实施这类军事行动所必备的基本要素。而在1945年,许多人还会说“加里波利”的悲剧正是这四个要素无一具备的结果。

随着“二战”硝烟的逐渐散去,登陆战的“颠峰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在20世纪余下的一半时间里虽然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在两栖作战的战略理论和装备水平领域,都始终与世界科技发展进程保持同步,但“冷战”国际格局和核武器“恐怖的平衡”的现实环境,却使得进行这种作战的可能性在不断减少。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够对地缘力量平衡和两栖作战理会产生影响的登陆战例,也只有朝鲜战争初期的仁川登陆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马岛战争。前者基本上还是“二战”时代两栖作战模式的翻版,后者则体现出了昔日原则和今日手段相结合的功能,从中多少可以看到未来两栖作战形态发展趋势的模糊影像。

进入“后冷战”的21世纪,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诸多方面都难

以进行准确的预测。但这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发生一场夺取某个岛屿的跨海登陆行动的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各国政府对于现代战争的理解和认识,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影响,今后的两栖作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难以再现二战中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壮观场景了。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虽然两栖作战的终极目的依然是通过海上和空中渠道把地面作战部队输送到战区实施抢滩登陆,但预备性作战将会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在“超视距作战模式”主导战场趋势日渐明显的今天,高科技战争手段,会成为未来登陆作战的关键环节,战场范畴也将三维立体向四维空间展开。

尽管如此,在上个世纪的实战中所形成的两栖作战原则依然适用,以岛屿攻坚为例,从以往的若干战例不难看出,无论防御者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或是构筑多么“坚不可摧”的海岸防御体系,都无法弥补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先天不足”,孤岛悬暴露的四周海面易被封锁,有限的地理纵深难以进行战略伸缩、狭窄的活动空间无法实施机动防御和战场回旋,这些都使得防御者在抗登陆作战中,很难与拥有强大立体攻势的抢滩登陆部队进行持久抗衡,其结果必然是很快丧失抵抗的实力。

本书所选内容均是20世纪部分有代表性的两栖作战行动,这些战役或是在战略战术上有所突破、或是对战争的进程乃至战后产生多方面影响。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使人们对于跨海登陆这样一种作战形式,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在历史中认识战争,在战争中感觉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过去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因此,本书的撰写原则是:尊重历史、客观叙述,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战役进程的本身。为了阅读方便,对文中所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以及其他背景信息,通过注释形式进行相关“链

接”。

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若干相关的专著和其他资料,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某些内容和观点,因限于篇幅不在些逐一列出,对有关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在内容篇选、资料提供和编辑出版方面,得到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胡大庆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有益帮助;在初稿形成过程中张笑颜女士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达诚至谢意。

鉴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误差难免,对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闻立欣

2002年11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 目 录

- 一、向达达尼尔海峡迂回 ..... (1)  
——协约国联军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  
(1915年2月—1916年1月)
- 二、“威悉河”进军北欧峡湾 ..... (24)  
——德国陆海空三军挪威沿海登陆战  
(1940年4月—6月)
- 三、爱琴海上空的“水星” ..... (48)  
——德国空降兵克里特岛登陆战  
(1941年5月)
- 四、重返欧陆的踏脚石 ..... (77)  
——英美盟军西西里岛登陆战  
(1943年7月—8月)
- 五、亚平宁半岛的“雪崩”和“卵石” ..... (94)  
——英美盟军萨勒诺和安齐奥登陆战  
(1943年9月—1944年5月)



- 六、“霸王”东渡英吉利 ..... (130)  
——同盟国远征军诺曼底登陆战  
(1944年6月—8月)
- 七、揭开反攻帷幕 ..... (189)  
——美军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  
(1942年8月—1943年2月)
- 八、碧海跳跃 ..... (224)  
——美军太平洋诸群岛登陆战  
(1943年11月—1944年8月)
- 九、千里跃进西太平洋 ..... (266)  
——美军硫黄岛和冲绳岛登陆战  
(1945年2月—7月)
- 十、“百年之赌” ..... (293)  
——“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战  
(1950年9月)
- 十一、南大西洋的烽火 ..... (320)  
——英军马尔维纳斯群岛登陆战  
(1982年4月—6月)

## 一、向达达尼尔海峡迂回

协约国联军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

(1915年2月—1916年1月)

2000年4月25日,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加里波利半岛狭长的土地上,数百名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军政要人、普通民众和新闻记者,云集在半岛西北的阵亡军人墓地,纪念20世纪初叶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残酷登陆血战和“澳新军团日”。人们伫立在和煦的春风中,遥望空旷平坦的海滩和碧波荡漾的海峡,默默凭吊昔日的血腥沙场和长眠地下的勇士。

1. 法兰西平原的僵局,使交战双方将希望寄托在1915年春天。丘吉尔把目光投向了加里波利半岛,他要用“外围战略”向德奥同盟国侧翼迂回。土耳其人以数量优势弥补质量缺陷,迎接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海峡保卫战。

1915年春,战争的烽火已在欧洲大地上燃烧了半年之久,种种迹象表明,这绝不是一场短时间内能够得出结果的角逐。

德意志帝国在开战之初攻势凌厉。1914年8月,德国军队经卢森堡侵入比利时,再翻越森林茂密的阿登高地,冒着夏季酷暑深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地区,经过修改的“施里芬计划”似乎成功在望,但在随之而来的马恩河战役中,法国和英国的殊死抵抗阻止住了德军攻击势头,双方于法国北方和比利时一角的战线上形成对峙局面。<sup>①</sup>

马恩河之战是协约国在战略上的一次胜利,它预示着德国

寄希望于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在西线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挫折，而俄国的参战又使德国和奥匈帝国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被动境地。英法联军虽在马恩河防线挡住德军的进攻，但也无力去收复已经丧失的土地，双方在广阔的西欧大地上转入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战局使交战各国的政治家都感到焦虑，因为从政治军事，特别是经济方面考虑，谁都想打一场尽可能短的战斗，为此德军和英法联军在巴黎以北地区展开了日后被称作“迂回对方侧翼”的系列攻势<sup>②</sup>。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大家只能把摆脱阵地堑壕战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了1915年的春天。

协约国军事将领们认识到，解决西线战场上胶着状态的办法是采取“外围战略”，这场与德、奥在西欧战场上对抗的现实，已大大改变了19世纪经典战争中有关距离和机动的传统概念，以致于在战区以外较为遥远的某个地方对敌人实施攻击行动，就相当于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侧翼迂回包抄。

英国人开始寻找一个能使自己迅速取胜的新战区。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把目光投向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德国另一个同盟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认为凭借英国海军的实力能够强行通过黑海出口的咽喉要道，并选择一个适当的地区让协约国部队展开登陆作战，直取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把这个已经衰败不堪的昔日强国逐出战争。这样就可以沿多瑙河建立一条“突入奥地利腹部的交通线”，从而使英国军队进入中欧地区，支援在东线血战的俄国军队，同时协约国可以将其驻近东的力量调往其它战线作战，最终达到打破法国北部消耗战僵局的目的。这种行动的设想与丘吉尔一贯鼓吹的传统两栖战略主张相吻合，也能使大英帝国的战争资源得以充分发挥作用。<sup>③</sup>

丘吉尔主张把登陆地点放在土耳其欧洲部分向西南延伸的

加里波利半岛,他一向认为控制了位于亚欧交界处的加里波利半岛,就等于在实际上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军事目标,而且是厄守通向俄国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也是英国通往其东方盟国的必经之路。

丘吉尔坚持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将首先由皇家海军单独发动,他坚信强大的英国舰队能在土耳其水域闯开一条海峡走廊,突入马尔马拉海,直抵奥斯曼帝国的神经中枢君士坦丁堡的沿岸,把这座城市置于舰队炮火控制之下。丘吉尔的设想使内阁大臣们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陆军大臣基钦纳认为,英国舰队一旦穿越海峡,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守军就会望风而逃,或许不必再派陆军上岸作战了,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更加乐观,他预言土耳其会发生政变,并加入到协约国阵营中来。

丘吉尔的游说和宣传收到了效果,协约国指挥机构作出决定,对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东南角加里波利之间狭长的达达尼尔海峡,发动一次海陆联合攻击行动,并登陆奥斯曼帝国国土,向君士坦丁堡发动陆上进攻。

加里波利半岛地形狭长,崎岖的海岸遍布着陡峭的岩石,荒芜起伏的山地占据了大部分面积,仅有的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贯穿整个半岛。土耳其军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的战略地位也早有认识,战争开始以来就竭力设防护卫,大小炮台在海滨高地上俯视着金色的海滩,与山脊和陡坡上依山就势而建的要塞共同构成良好的防御阵地体系,捍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

但无奈的是,土耳其军队的武器和战术与这个帝国一样腐朽、陈旧和落后,防御能力十分有限。靠近君士坦丁堡沿岸两座兵工厂,直接暴露在敌人战舰近距离平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连奥斯曼帝国的将军们也普遍认为:如果有一支协约国舰队毫不

费力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是不会使人们感到意外的。帝国官方甚至毫不掩饰地坦率承认:“1915年春天在加里波利半岛的任何地方成功登陆将是可能的,用陆上兵力攻占海峡也会是比较容易的。”

达达尼尔海峡属黑海海峡西段,长约61公里,宽度从1.3公里到6.4公里不等,这条从不结冰的航道沟通着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但它双向的潮流、疾转的风向和猛烈的雷暴,使得人们在平时时期于海峡航行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战开始后,土耳其加入德奥同盟国一方参战,而作为战略要地的海峡地区则由德国陆海军将领负责防守。德国海军上将乌策多姆任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岸防司令官;海军上将梅尔滕任土耳其大本营驻达达尼尔海峡全权代表;陆军的冯·赞德尔斯特将军负责岸上防御。德国军事顾问采取以数量优势弥补装备落后的缺陷,在加里波利半岛沿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直到马尔马拉海一线,布署了大约6万土耳其军队。冯·赞德尔斯特认为,协约国军队最可能的上陆地区是从海峡入口处到萨罗斯湾这段欧洲海岸,和从库姆卡莱至贝希凯湾这段亚洲海岸,据此他把土耳其第5集团军分别布署在半岛的两岸,同时预留了充足的后备兵力,采取“弹性防御”方式对付协约国可能沿长达几百公里海岸线任何地点的登陆。冯·赞德尔斯特还把上百门大小火炮,集中设置在海峡的蜂腰部纳罗斯,这里水道仅1.5公里宽且地形向北急转弯,防守部队在此布下了密集的水雷雷场,夜间使用探照灯照明,加上防潜网和鱼雷发射装置,基本上封锁死了海峡通道。土耳其人还在加里波利半岛上加强了多面火力防御地带,作好一切准备,迎接这场迟早要爆发的争夺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的战斗。

2. 卡登旗开得胜,君士坦丁堡遥遥在望。战场发生戏剧性

变化,奥斯曼军队凭借坚固要塞顽强反抗,协约国将领轻敌冒进自食其果。德·罗贝克步卡登后尘,两次攻势连遭败绩。

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萨克维尔·卡登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达达尼尔海峡通道争夺战役,这位丘吉尔观点的热情支持者毫不动摇地认为,击溃土耳其会对整个战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并非什么难事。<sup>①</sup>

英法两国派出了强大海上力量实施这个“外围战略”,投入此战役的共计有 11 艘战列舰,1 艘战列巡洋舰,4 艘轻型巡洋舰,16 艘舰队驱逐舰,7 艘潜艇,21 艘扫雷舰,1 艘水上飞机母舰和 1 艘炮舰,以及大量辅助船只。1915 年 2 月 19 日,由包括刚刚编入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在内的英法联合舰队,在卡登海军上将率领下从英格兰海军基地出发,浩浩荡荡地经爱琴海驶入达达尼尔海峡。联合舰队刚一进入到海峡入口处水域,卡登就下令所有舰炮一齐向加里波利半岛上土耳其守军的要塞炮台轰击。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岸上守军的大炮在进行了短暂尝试性还击之后全部被打哑了,外围要塞也于不久之后陷入沉默,土耳其人在协约国占绝对优势的舰炮攻击下丢弃阵地,开始向内陆退去。

就在卡登准备继续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时,海峡地区天气突变,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至,刚才还风平浪静的水道现在却变得惊涛翻滚、白浪滔天,恶劣的气候使联合舰队被迫中止攻击行动。25 日天气转好,英法舰队恢复攻势并乘势冲入达达尼尔海峡,对半岛上残存零星防御阵地的炮台进行扫荡式轰击,迫使土耳其军队彻底放弃了对海岸的防卫,随后登陆部队踏上加里波利半岛。由水兵组成的英国突击部队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率先冲上海岸,捣毁土耳其军队撤走时遗弃的火炮和要塞防御设施。卡登对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场非常满意,丘吉尔

也似乎验证了他的臆想：只要协约国海上力量一出现，土耳其人就会“跑到亚洲那边去。”伦敦对前景充满了普遍的乐观，甚至认为单靠海军的力量就能强行通过海峡，达到攻占君士坦丁堡的预期战略目标。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切却使协约国的攻击行动戏剧性地陷入被动境地。土耳其军队虽在英法舰队进攻之初放弃了沿海要塞，但在加里波利半岛上遍布在海岸悬崖、岩石峭壁后面强大的防御体系仍完好无损，现在冯·赞德尔斯将军启动了他的“弹性防御”战略，下令开始反击进攻的协约国登陆部队。

当英国扫雷舰大摇大摆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水域时，遭到了守军从岸上射来炮火猛烈袭击，瞬间起火倾斜。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从隐蔽的阵地中冲出，向正在向悬崖上攀登的突击队射击投弹。由于轻敌和缺乏经验，已经被加里波利半岛上崎岖不平的地形搞得狼狈不堪的英国突击队士兵，又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不知所措。海峡中的舰队也一边反击一边后撤，刚才还是趾高气扬的联军登陆士兵，现在则在枪林弹雨中四散奔逃，没被打死的人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向土耳其军队阵地方向漫无目标的盲目射击，整个登陆进攻行动搁浅。土耳其部队鼓起勇气，一举驱散了海滩上的英军。到3月3日，卡登将军发动的首轮攻击行动被顽强的土耳其人打退了。

协约国此次攻击行动的失利完全由于轻敌所致。当时协约国虽在西线战场上被德军的围攻搞得难以首尾相顾，但谁也没有把奥斯曼土耳其这个摇摇欲坠的末日帝国的陆军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既无能力又无斗志。舰队在出发之前，对于摧毁土耳其炮台和清除海峡最窄处水雷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从来没有作过认真研究和充分考虑，无论是海军大臣丘吉尔还是舰队司令卡登海军上将，就攻击舰队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冲入

马尔马拉海之后应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甚至连一个完善的计划都没有。

一直陶醉在胜利情绪之中的卡登被首次攻击失利搞得惊魂未定,短时间内似乎难以恢复常态,首先在精神上垮了下来,已经无法继续指挥战斗,这位海军上将在把指挥权移交给助手后,被当作伤病员送回英国去了。

德皇威廉在3月12日获悉据守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军队面临弹药不足的情况后,立即致电给乌泽多姆海军上将,告知“供给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并同时考虑派潜艇前往战区。但这封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电报却为英国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丘吉尔意识到半岛上的土耳其人快要弹尽粮绝了,同时他也对于德国潜艇的可能介入感到忧虑,因此认为在局面变得复杂化之前,必须尽快打赢这场战役,于是,协约国决定把全部舰队兵力都投入作战,强行通过海峡。此时,约翰·德·罗贝克海军中将已接替了卡登的职务,他吸取前人的教训,拿到指挥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中力量清除达达尼尔海峡中的水雷。经过数日的反复扫荡,在海峡传统布雷区内的水雷已基本上绝迹。

第二次进攻于3月18日发起。此次攻势进展很顺利,德·罗贝克十分谨慎小心,他令舰队一边推进一边继续注意扫雷,在航行途中不间断地向两岸射击,同时水上飞机在航道前方实施舰炮校射定位支援,这次所有协约国舰只都安全驶过了危险水域。当日午后不久,土耳其军队的大部分岸炮就失去了发射的能力,火力不断减弱直至几乎停止了射击,炮手们士气低落,弹药所剩无几,通讯器材和火力控制系统也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距海岸较远地带的火炮阵地仍在向海峡中的舰队发射炮弹。

协约国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似乎就要大功告成了,但命运之神却又一次离开了德·罗贝克海军中将与他的联合舰队,几艘战



列舰先后遭到厄运。法国的“布维”号在航行中突然触雷，舰身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抖动，甲板开裂，高高的烟柱和火焰腾空而起，“布维”号在海峡水面上蹒跚挣扎，但海水渗人的速度超过了战舰的航行速度，未几便带着船长和 640 名水兵沉入海底。紧接着英国战列舰“坚定”号和“无敌”号也步“布维”号后尘，在海峡遭到水雷攻击，瞬息间倾覆和沉没。

原来，在德·罗贝克把布雷区内航道上的水雷清除干净时，一只土耳其小船成功避开英军监视，趁夜黑风高偷偷溜到已被扫过雷的水道上又安放了一排新水雷，主要布雷区就在上次攻击时英法舰队曾停留过的地方。

德·罗贝克这时还以为 3 艘战列舰是被土耳其军队海岸后面的火炮所击中，便下令其他舰只一拥而上，看到两岸凡有火光闪耀的地方就射击。一阵炮弹倾泻，倒是把岸边残存的土耳其炮群给最后全部摧毁了。但随着英国战列舰“不屈”号和“大洋”号再度触雷受伤，德·罗贝克也终于搞清是又遭到了水雷的袭击，他怕再有损失，不敢继续贸然前进，在傍晚时分发出了撤出海峡的信号，下令舰队向爱琴海水域返航。可是祸不单行，就在撤出达达尼尔海峡过程中，舰队中又有几艘船只碰到了水雷，不同程度遭到损坏。德·罗贝克率领着他伤痕累累的舰队，拖着满是裂缝的舰体，向海峡出口处缓慢驶去。

协约国 3 月 18 日发动的这场虎头蛇尾的进攻行动，不但没达到目的而且损失惨重，这支庞大的英法联合舰队返回不列颠岛海军基地时，已是面目全非、千创百孔，有趣的是土耳其人用最后几枚水雷，却拯救了整个战局。协约国海上攻击失利的原因是，联军指挥机构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对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衍生出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舰炮一响土耳其人就会即刻投降。但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实战中的对